

地吹着，把細而有油氣的紅土捲入車內，撲到口裏，眼裏眼不能開張，呼吸也爲難，真是苦不堪言。因這過勞與睡眠不足，使他身體弱得像棉一樣，滿身都是塵土，還要朝晚受叱罵或是毆打，他的勇氣，就一天一天地沮喪了下去。如果沒有那「頭腦」時時親切的慰藉，他或許要全然把氣力消失了。他躲在車角裏，背人用衣包掩面哭泣，所謂衣包，其實已只包着敗絮了的。每天起來，自覺身體比前日更弱，元氣比前日更衰，回頭四望，那無垠的原野，仍好像土做出的大洋，在眼前連接着。「啊！恐怕不能再延到今夜了，恐怕不能再延到今夜了！今天就要死在這路上了！」不覺這樣自語。勞役漸漸增加，虐待也愈厲害。有一天早晨，「頭腦」不在，一個人夫怪他汲水太慢，打他，又大家輪流了用腳蹴他，罵說：

「帶了這個去！畜生！把這帶給你母親！」

他心要碎了，終於大病。連發了三日的熱，拉些甚麼當作被蓋了，臥在車裏。除「頭腦」有時來遞湯水給他，或是替他按脈搏外，誰都不去顧着他。他自以爲臨終近了，反覆地叫母親的名字：

「母親！母親！救救我！快給我到這里來！我已快要死了！母親啊！不能再見了啊！母親！我已快要死在路旁了呢！」

說了將兩手交叉在胸前祈禱。從此以後，病漸減退，又得了「頭腦」的善遇，遂恢復原狀。可是病好了，這旅行中最難過的日子也到了。他就要下車獨自步行。車行了兩星期多，現在已到了杜克曼和

山契可·代·萊斯德洛分路的地方。「頭腦」說了聲再會，教他路徑，又替他將衣包擱在肩上使他行路便當些，一時好像起了不安憐憫之心，既而即和他告別，弄得瑪爾可想在「頭腦」手上接吻的工夫都沒有。要對於那一向虐待的人夫們告別，原是痛心的事，到走開的時候也一一向他們招呼，他們也都舉手回答。瑪爾可目送他們一隊在紅土的平野上消失不見了，才蹣跚地上他獨自的旅程。

旅行中有一事，使他的心有所安慰。在荒涼無邊的荒野過了幾日，到此已在前面看見高而且青的山峯。頂上和阿爾伯斯山一樣地瑩着白雪。一見到此，如見到了故鄉意大利。這山屬於安代斯山脈，為美洲大陸的脊梁，南從契拉·代爾·費俄北至北極的冰海，像連鎖似地橫互着，南北跨着一百十度的緯度的。又，日日向北進行，次第和熱帶接近，空氣逐步溫暖，這也使他覺得愉悅。路上時逢村落，他在那小店中買食物充飢。有時也逢到騎馬的人，又有時見婦女或小孩坐在地上注視他。他們臉色黑得像土一樣，眼睛斜豎，頰骨高突，都是印度人。

第一天盡力奔行，夜宿於樹下。第二天力乏了，行路不多。靴破，脚痛，又因食物不良，胃也受了病。看天已將晚，不覺自己恐怖，在意大利時，曾聽人家說這地方有毒蛇，耳朵邊時常聽得有聲像蛇行。聽到這聲音時，方才停止的脚又復前奔，真是嚇得不得了。有時為悲哀所纏繞，一壁走一壁哭泣的時候也有。這時他想：「啊！母親如果知道我在這里這樣驚恐，將怎樣悲哀啊！」這樣一想，勇氣就回復幾分。

於是爲要消失恐懼把母親的事從頭一一記起母親在熱那亞臨別的分付自己生病時母親會替他  
把被蓋在胸口，以及作嬰兒時母親抱了自己，將頭貼住了自己的頭，說「暫時和我在一處」的情形。  
他不覺這樣自語：「母親！我還能和你相見嗎？我能達這旅行的目的嗎？」一壁想，一壁在那不見慣的  
森林，廣漠的糖粟叢，無垠的原野了了着。前面的青山依舊高高地聳在雲際，四天過了，五天過了，一星  
期過了，他氣力益弱，脚上流出血來，有一天傍晚，他向人問路，人和他說：

「從此到杜克曼只五十里了。」他聽了歡呼急行。可是，這究不過是一時的興奮，終於疲極力盡，  
倒在溝邊。雖然這樣，胸中卻跳躍着滿足的鼓動。燦然散在天空的星辰，這時分外地覺得美麗。他仰臥  
在草上想睡，見了天氣，好像母親在俯視他說：

「啊！母親！你在那里？現在在作甚麼？也會念着我嗎？會念着這近在咫尺的瑪爾可嗎？」

可憐的瑪爾可！如果他知道母親現在的狀態，他將出了死力急奔前進了罷！他母親現正病着，  
臥在美貴耐治家大屋中的下房裏。美貴耐治一家素來愛她，曾盡了心力加以調護。當美貴耐治技師  
突然離去培諾斯·愛列斯的時候，她已有病了的。可特淮的好空氣，在她也沒有功效，並且，丈夫和從  
兄方面都消息全無，好像有甚麼不吉的事要落在她身上似地，每天預期憂愁着。病就因此愈重，終於  
變成可怕的症候，內臟中起了致命的癌腫。睡了兩星期，未好，如果要挽回生命，就非受外科手術不可。

瑪爾可倒在路旁呼叫母親的時候，那邊主人夫婦正在她病牀前勸她忍受醫生的手術，她總是堅拒。杜克曼的某名醫雖於一星期中每天臨診勸告，終以病人不聽，徒然而返。

「不，主人！不要再替我操心了！我已沒有元氣，就要死在行手術的時候，還是讓我平平常常地死好！生命已沒有甚麼可惜，橫豎命該如此，在我未聽到家裏信息以前死了倒好！」

主人夫婦反對她的話，叫她不要自餒，且說直接替她寄到熱那亞的信，回信也就可到了，無論怎樣，總是受了手術好，為自己的兒子計也該這樣。他們種種地勸說。可是一提起兒子的話，她失望更甚，苦痛也愈厲害。終於哭了：

「啊！兒子嗎？大約已經不活着在那里了！我還是死了好！主人夫人！多謝你們！我自己不信受了手術就會好，累你們種種地操心，從明天起，可以無須再勞醫生來看了。我已不想活了，死在這裡是我的命運，我已預備安然忍受了這命運了！」

主人夫婦又安慰她，執了她的手，再三地勸她不要說這樣的話。

她疲乏之極，閉眼昏睡，竟像已死了的。主人夫婦從微弱的燭光中注視着這正直的母親，憐憫不堪。以為為了要救濟自己的一家，出了本國，遠遠地到六千哩外來盡力勞動，可憐終於這樣病死，像她那樣正直善良而不幸的人，真是少有的了。

下一天早晨瑪爾可負了衣包身體前屈了，跛着脚，入了杜克曼市。這市在阿根廷的新闢地中，算是繁盛的都會。瑪爾可看去，仍像是回到了可特淮、洛賽留、培諾斯·愛列斯一樣，依舊都是長而且直的街道，低而白色的房屋。奇異高大的植物，芳香的空氣，奇麗的光線，澄碧的天空，隨處所見，都是意大利所沒有的景物。進了街市，那在培諾斯·愛列斯曾經經驗過的狂也似的感想，重行襲來。每過一家，總要向門口張望，以為或者可以見到母親。逢到女人，也總要仰視一會，以為或者這就是母親。要想詢問別人，可是沒有勇氣大着膽子叫喚。在門口立着的人們，都驚異地向着這衣服襤褸滿身塵垢的少年注視，少年想在其中找尋一個親切的人，發他從胸中轟着的問語。正行走時，忽然見有一旅店，招牌上寫有意大利人的姓名。裏面有個戴眼鏡的男子和兩個女人。瑪爾可徐徐地走近門口，振起了全勇氣問：

「美貴耐治先生的家在甚麼地方？」

「是做技師的美貴耐治先生嗎？」旅店主人反問。

「是的。」瑪爾可答時，聲細如絲。

「美貴耐治技師不住在杜克曼哩。」主人答。

刀割劍刻樣的叫聲，隨了主人的回答反應而起。主人，兩個女人，以及近旁的人們，都趕攏來了。

「甚麼事情怎麼了？」主人拉瑪爾可入店，叫他坐了。

「那也用不着失望，美貴耐治先生家雖不住在這裡，但距這裡也不遠，費五六點鐘就可到的。」

「甚麼地方？甚麼地方？」瑪爾可像甦生似地跳起來問。主人繼續說：

「從這裡沿河過去十五哩，有一個地方叫做賽拉地羅，那里有個大大的糖廠，還有幾家住宅。美貴耐治先生就住在那里。那地方誰都知道，費五六點鐘功夫就可走到的。」

有一個年青的，見主人這樣說，就跑近來：

「我在一月前會到過那里的。」

瑪爾可睜圓了眼注視他，隨即蒼白了臉急問：

「你見到美貴耐治先生家裏的女僕嗎？那意大利人？」

「就是那熱那亞人嗎？哦！見到的。」

瑪爾可似哭似笑地痙攣了啜泣，既而現出激烈的決心：

「向甚麼方向走的？快，把路教我！我就去！」

人們齊聲說：

「但是，差不多有一天路程哩，你不是已很疲勞了嗎？非休息不可，明天去好嗎？」

「不好不好請把路教我我不能等待了就是倒在路上也不怕立刻就去」  
人們見瑪爾可決心堅固，也就不再勸阻了。

「上帝保護你！路上樹林中要小心！但願你平安意大利的朋友啊！」他們這樣說了，其中有一個還陪了他到街外，指示他路徑，及種種應注意的事，又從背後目送他去。過了幾分鐘，見他已背了衣包，跛着脚，穿入路側濃厚的樹蔭中去了。

這夜，病人危篤了。因了患處的劇痛，悲聲哭叫，時時陷入人事不省的狀態。看護的女人們，守在牀前片刻不離。病人發了狂，主婦不時驚懼地起來省視。大家都焦慮，以爲她現在即使願受手術，但醫生非明天不能來，已不及救治了。她略爲安靜的時候，就非常苦悶，這並不是從身體上來的苦痛，乃是她懸念在遠處的家屬的緣故。這苦悶使她骨瘦如柴，人相全變。不時自己蒙着頭髮，瘋也似地狂叫：

「啊！太淒涼了！死在這樣遠處！並且不見孩子的面！可憐的孩子！他們將沒有母親了！啊！瑪爾可還小哩！只有這點長，他原是好孩子！主人！我出來的時候，他抱住我的項頸不肯放，那真哭得厲害呢！原來他已知此後將不能再見母親了，所以哭得那樣悲慘！啊！可憐！我那時心欲碎了！如果在那時死了，在那分別時死了，或者反是幸福的，我一向那樣地撫抱他，他是頃刻不離開我的。萬一我死了，他將怎樣呢！沒有了母親，又貧窮，他就要流落爲乞丐了罷！張了手餓倒在路上了罷！我的瑪爾可！啊！我那永遠的上

帝！不，我不願死！醫生！快去請來！快去替我行手術！把我的心割開！把我弄成瘋人！只要他把性命留牢！我想病好！想活命！想回國去！明天立刻！醫生！救我！救我！」

在牀前的女人們，執了病人的手安慰她，使她心念沈靜了些，且對她講上帝及來世的話。病人聽了又復絕望，扭着頭髮啜泣，終於像小兒似地揚聲號哭：

「啊！我的熱那亞！我的家！那個海啊！我的瑪爾可！現在不知在甚麼地方作甚麼！我的可憐的瑪爾可！可！可！」

時已夜半，她那可憐的瑪爾可沿河走了幾點鐘，力已盡了，只在大樹林中蹣跚着。樹幹大如寺院的柱子，在半天中繁生着枝葉，仰望月光閃爍如銀。從暗沈沈的樹叢裏看去，不知有幾千支的樹幹交互紛雜着，有直的、有歪的、有傾斜的，形態百出。有的像頹塔似地倒臥在地了，上面還覆蓋着繁茂的枝葉。有的樹梢尖尖地像鎗似地成了羣衝雲矗立着。千樣萬態，真是植物界中最可驚異的壯觀。

瑪爾可有時雖陷入昏迷，但心輒向着母親。疲乏已極，腳上流了血，獨自在廣大的森林中躑躅，時時見到散在的小屋，那屋在大樹下好像蟻塚。又有時見有野牛臥在路旁，他疲勞也忘了，寂寞也不覺得了。一見到那大森林，心就自然提起，想到母親就在近處，就自然地發出大人樣的力和氣魄。回憶這以前所經過的大海，所受過的苦痛、恐怖、辛苦，以及自己對於此等所發揮過的鐵石心，眉毛也高揚了。

起來。滿身的血，在他歡喜勇敢的胸中躍動。有一件可異的事，就是，一向在他心中朦朧的母親的狀貌，這時明白地在眼前現出了。他難得明白地看見母親的臉孔，這次明白看見了。好像母親在他面前微笑，連眼色，口脣動的樣兒，以及全身的態度表情，都一一如畫。因此精神振起，脚步也加速。胸中充滿了歡喜，熱淚不覺在頰上流下。在薄暗的路上走着，一壁和母親談話。既而獨自唧咕着和母親見面時要說的言語。

「已到了這裡了，母親，你看我。從這次以後是永不再離開了哩。一起回國去罷。無論遇到什麼事，終生不再和母親分離了。」

早晨八點鐘光景，醫生從杜克曼帶了助手來，立在病人牀前，關於手術作最後的勸告。美貴耐治夫妻也跟着多方勸說。可是終於無效。她自覺體力已盡，早沒有了信賴手術的心。說受了手術必死，無非徒加可怕的苦痛罷了。醫生雖見她如此執迷，仍不斷念，再勸她一次，說：

「但是，手術是可靠的，只要略微忍耐，就安全了。如果不受手術，總是無救。」然而仍是無效。她細了聲說：

「不，我已預備死了，沒有受無益的苦痛的勇氣。請讓我平平和地死罷。」  
於是，醫生也失望了，其餘誰也都不再開口。她臉向着主婦，用了細弱的聲音囑託後事：

「夫人，請將這些微的金錢和我的行李交給領事館轉送回國去。如果一家平安地都生存着，就好了。在我瞑目以前，總望他們平安。請替我寫信給他們，說我一向念着他們，曾經爲了孩子們勞動過了……說我只以不能和他們再見一面爲恨……說我雖然如此，卻勇敢地自己忍受，爲孩子們祈禱了才死……還是替我把瑪爾可託付丈夫和長子……說我到了臨終，還不放於瑪爾可……」話猶未完，突然氣衝上來，拍手哭泣：

「啊！我的瑪爾可！我的瑪爾可！我的寶寶！我的性命……」

等她含着淚來看四周，主婦已不在那裏了。有人來和主婦切切私語了叫出去的。她到處找主人，也不見。只有兩個看護婦和助手醫生在牀前。鄰室裏聞有急亂的步聲和嘈雜的語音，病人目注視着室門，以爲有了甚麼了。過了一會，醫生轉變了臉色進來，後面跟着的主婦主人，也都面有驚色。大家用了怪異的眼色向着她，唧咕地互相私語。她恍惚聽見醫生對主婦說：

「還是快些說罷。」可是不知究竟是爲了甚麼。

主婦向她戰慄地說：

「約瑟華！有一個好消息說給你聽，不要喫驚！」

她熱心地看着主婦。主婦小心地繼續說：

「是你所非常喜歡的事呢。」

病人眼睜大了。主婦再繼續了說：

「好嗎？給你看看一個人——是你所最愛的人啊。」

病人拚命地舉起頭來，眼炯炯地向主婦看，又去看那門口。

主婦蒼白了臉：

「現在有個萬料不到的人來在這裡。」

「是誰？」病人驚惶地呼吸迫促了問。忽然發了尖銳的叫聲，跳起坐在牀上，兩手捧住了頭，好像見了甚麼鬼物了的。

這時，那衣服襤褸滿身塵垢的瑪爾可，已在門口現出了。醫生攜了他的手，叫他退後。

病人發現三次尖銳的叫聲：

「上帝！上帝！我的上帝！」

瑪爾可奔近攏去。病人張開枯瘦的兩臂，出了虎也似的力，將瑪爾可抱緊在胸前。劇烈地笑，無淚地啜泣。終於呼吸接不上來，倒下枕上。

可是，她即刻恢復過來了。狂喜地不絕在兒子頭上接吻，叫了說：

「你怎麼到了這里？怎麼這真是你嗎？啊，大了許多了！誰帶了你來的一個人嗎？沒有甚麼嗎？啊，你是瑪爾可？但願我不做夢啊！上帝！你說些甚麼話給我聽！」

說着又突然改了話語：

「啣！慢點說，且等一等！」於是向了醫生：

「快快快！醫生！現在立刻！我想病好。已情願了，愈快愈好。給我吧，瑪爾可領到別處去，不要使他聽見。」

瑪爾可被領出了，主人夫婦和別的女人們也急忙避去。室中只留醫生和助手二人，門立刻關了。

美貴耐治先生要想拉瑪爾可到遠一點的室中去，可是不能。瑪爾可釘坐在階石上不動。

「甚麼？母親怎樣了？做甚麼？」這樣問。

美貴耐治先生仍想領開他，靜靜地和他說：

「你聽着，我告訴你。你母親病了，要受手術。快到這邊來，我仔細說給你聽。」

「不！」瑪爾可抵抗。「我一定要在這里，就請在這里告訴我。」

技師強拉他過去，一壁靜靜地和他說明經過。他恐懼戰慄了。

突然，致命傷也似地尖利的叫聲，震動全宅。瑪爾可也應聲叫喊起來：

「母親死了！」

醫生從門口探出頭來：

「你母親有救了！」

瑪爾可注視了醫師一會，既而投身到他腳邊，啜泣了說：

「謝謝你！醫生！」

醫生去攙他說：

「起來！你真勇敢！救活你母親的，就是你！」

## 夏

二十四日

熱那亞少年瑪爾可的故事已完，這學年只剩有六月份的每月例話一次，試驗兩次，功課二十六日，六個星期四，五個星期日日了。學年將終了時例有的薰風拂拂地吹着。庭樹長滿了葉和花，在體操器械上投射着涼蔭。學生都改穿了夏衣了，從學校退出去的時候，覺得他們一切都已和從前不同，這是很有趣的事。垂在肩上的髮，已剪得短短的，脚部和項部，完全露出，各種各樣的麥稈帽子上，背後長長地垂着絲帶。各色的襯衣和領結上，都綴有紅紅綠綠的東西，或是領章，或是袖口，或是流蘇。這種好看

的裝飾，都是做母親的替他兒子綴上的，就是貧家的母親，也想把自己的小孩打扮得像個樣子。其中，也有許多不戴帽子到學校裏來，像個田家逃出的。著白制服的也有。在代爾卡諦先生那級的學生中，有一個從頭到腳，著得紅紅地像熟蟹似的人。又有許多著水兵服的。

最有趣的是「小石匠」，他戴着大大的麥稈帽，樣子全像在半截蠟燭上加了一個笠罩。再在這下面露出兔臉，真可笑了。可萊諦也已把那貓皮帽改換了鼠色綢製的旅行帽，華梯尼穿着有許多裝飾的奇怪的蘇格蘭服，克洛西袒着胸，潑來可西被包在青色的鐵工服中。

至於卡洛斐，他因已脫去了包含萬有的外套，現在改用衣袋貯藏一切了。他的衣袋中所藏着的東西，從外面都可看見。有用半張新聞紙做成的扇子，有行杖的柄頭，有打鳥的彈弓，有各種各樣的草，黃金蟲從袋中爬出，綴在他的上衣上。

有些幼小的孩子，都把花束拿到女先生那里去。女先生們也穿着美麗的夏衣了，只有那個「尼姑」先生仍是黑裝束。戴紅羽毛的先生仍戴了紅羽毛，頸上結着紅色的絲帶。她那級的小孩要去拉她那絲帶時，她總是笑了逃開。

現在又是櫻桃，蝴蝶，和街上樂隊，野外散步的季節。上級的學生，都到濮河去水浴，大家等着暑假到來，每天回到學校裏，都一天高興似一天。只有見到那著喪服的卡隆，我不覺就起悲哀。還有，使我難

過的就是那二年級時代的女先生的逐日消瘦咳嗽加重先生行路時身已向前大屈路上相遇時那種招呼的樣子，很是可憐。

## 詩

安利柯啊！你似已漸能了解學校生活爲詩的情味了。但你所見的還只是學校的內部。再過二十年，到你領了自己的兒子到學校裏去的時候，學校將比你現在所見的更美，更爲詩的了。那時，你恰像現在的我，能見到學校的外部。我在等你退課的時候，常到學校周圍去散步，側了耳向內聽聽，很是有趣。從一個窗口裏，聽到女先生的話聲：

「呀！有這樣的T字的嗎？這不好。被你父親看見了將怎麼說啊！」

從別個窗口裏又聽到男先生的粗大的聲音：

「現在買了五十尺的布——每尺費錢三角——再將他賣出——」

後來，又聽那戴紅羽毛的女先生大聲地讀着課本：

「於是彼得洛·彌卡用了那點着火火藥線……」

間壁的教室裏囀着無數小鳥似的聲音，這大概是先生偶然外出了罷。再轉過牆角，看見有一

個學生正哭着，聽到女先生叱他誘他的語聲。從樓上窗口傳出來的，是讀韻文的聲調，偉人善人的名氏，以及獎勵道德、愛國、勇氣的語音。過了一會，一切都靜了，靜得像這大屋中已無一人一樣，斷不相信裏面有着七百個小孩。這時，先生偶然一說可笑的話，笑聲就同時哄起。路上行人，都用了同情，向了這有着大羣青年而前途無限的屋宇望着。突然間，摺疊書冊或紙夾的聲響，拖腳的聲響，紛然從這室傳到那室，從樓上延到樓下，這是校役報知退課了。一聽到這聲音，在外面的男子、婦人、女子、年青的，都從四面集來向學校門口擁去，等待自己的兒子、弟弟或是孫子出來。立時，小孩們從教室門口水也似地向大門瀉出，有的拿帽子，有的取外套，有的拂着這些東西，環跑着大喧鬧。校役催他們一個一個地走出，於是才作了長長的行列，齊了步出來在外等候着的家屬，乃各自探問：

「做好了嗎？問題出了幾個？明天要預備的功課有多少？本月月考在那天？」  
連不識文字的母親，也翻開了筆記簿看了種種地問：

「只有八分嗎？宿題是九分？」

這樣，或是耽心，或是歡喜，或是詢問先生，或是談論前途的希望與試驗的事。  
學校的將來，真是如何美滿，如何廣大啊！

因了今天早晨的參觀聾啞學校，把五月的一個月好好地結束了。今天清晨，門鈴一響，大家跑出去看是誰，父親驚異地問：

「呀！不是喬趙嗎？」

當我們家在支利時，喬趙會替我們作園丁，他現在孔特夫，到希臘去做了鐵路工人三年，才於昨天回國，在熱那亞上陸的。他攜着一個大包裹，年紀已大了許多了，臉上仍是紅紅地現着微笑。

父親叫他進室中來，他辭謝不入，突然地就心似地問：

「家裏不知怎樣了？奇奇阿怎樣？」

「最近知道她好的。」母親說。喬趙嘆息着：

「啊！那真難得！在沒有聽到這話以前，我實沒有勇氣到聾啞學校去呢，將這包寄在這里，就跑去領了她來罷。已有三年不見女兒了，這三年中，不會見到一個親人。」

父親向我說：

「你跟着他也去罷。」

「對不起，還有一句話要問。」園丁說時，父親遮住了他的話頭，問：

「在那里生意怎樣？」

「很好，託福，總算略為賺了些錢回來了。我所要問的就是奇奇阿。那啞女的教育，是怎樣的？我出去的時候，可憐！她全然和獸類一樣的哩！我不很相信那種學校，不知她已經把符號學會了沒有？妻寫信來確會說那孩子話法已大有進步，但是我自想，那孩子雖學了話法，有甚麼用處呢？如果我自己不懂得那符號，要怎樣才能彼此明白啊！啞子對了啞子自己能夠說話，這已經算是了不得了。究竟是怎樣地教育着的？她怎樣？」

「我現在且不和你說甚麼，你到了那里自會知道的。去，快去。」父親微笑了答說。我們就開步走。聾啞學校離我家不遠。園丁跨闊了步，一壁悲傷地這樣說：

「啊。奇奇阿真可憐！生來就聾，不知是甚麼運命！我不會聽到她叫我做爸爸過，我叫她女兒，她也不懂，她出生以來，從未說甚麼，也從未聽到甚麼呢！碰到了慈善的人代為擔任費用，給她入了聾啞學校，總算是再幸福沒有。八歲那年進去的，現在已十一歲了，三年中不曾回家來過，大概已長得很大了罷，不知究竟怎樣？在那里好嗎？」

我把步加快了答說：

「就會知道的就會知道的」

「不曉得聾啞學校在那里，當時是我的妻送她進去的，那時我已不在國內了。大概就在這一帶

罷。」

這時，我們正走到聾啞學校了。一進門，就有人來應接。

「我是奇奇阿·華奇的父親，請讓我見見我那女兒。」園丁說。

「此刻正在遊戲呢，就去通告先生罷。」應接者急去。

園丁默然地環視着四周的牆壁。

門開了，著黑衣的女先生攜了一個女孩出來。父女暫時默看了一會，既而彼此抱住了號叫。

女孩穿着白地紅條子的衣服和鼠色的圍裙，身材比我略長了一些，用兩手抱住了父親哭着。

父親離開了，把女兒自頭到脚打量了一會，好像才跑了快步的樣子，呼吸急促地大聲說：

「啊，大了許多了，好看了許多了啊！我的可憐的可愛的奇奇阿！我的不會說話的孩子！你就是這

孩子的先生麼？請你叫她做些甚麼暗號給我看，我也許可以知道一些，我從此以後，也用點功略微學

點罷。請通知她，叫她裝些甚麼手勢給我看。」

先生微笑了低聲向那女孩說：

「這位來看你的人是誰？」

女孩微笑着，像那初學意大利話的野蠻人的樣子，用了粗野奇妙而不合調子的聲音回答。可是卻明白地說道：

「這是我的父親。」

園丁大驚，倒退了狂人似地叫說：

「會說話！奇了！會說話了！你，嘴已變好了嗎？已能聽見別人說話了嗎？再說些甚麼看啊！會說話了呢！說着，再把女兒抱近身去，在額上吻了三次：

「先生，那末，不是用記號說話的嗎？不是用手勢達意的嗎？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不，華奇君，不用記號的。那是舊式。這裡所教的是新式的口語法。這你不知道嗎？」先生說。

園丁驚異得呆了：

「我全不知道這方法。到外國去了三年，家裏雖也會寫了信告訴我這樣，但我全不知道是甚麼一回事。我真呆蠢呢。啊，我的女兒！那末，你懂得我的話麼？聽到我的聲音嗎？快回答我，聽到的嗎？我的聲音你聽到的嗎？」

先生說：

「不華奇君你錯了。她不能聽到你的聲音，因為她是聾的，她的能懂話，那是看了你的嘴唇動着的樣子才悟到，可是卻不會聽見你的聲音和她自己的聲音，她的能講話，乃是我們一字一字地把嘴唇的樣子教了她，才會的。她發一言，頰和喉嚨要費了很多的力呢。」

園丁聽了仍不懂所以然，只是張開了嘴立着，兀自不相信起來。他去把嘴附着了女兒的耳朵：

「奇奇阿，父親回來了，你歡喜嗎？」說了再舉起頭來等候女兒的回答。

女兒默然地注視着父親，甚麼都不說，弄得父親沒有法子。

先生笑了說：

「華奇君，這孩子的沒有回答，乃是未曾看見你的嘴的緣故。因為你是把嘴附着了她的耳朵說的。請立在她的面前再試一遍看。」

父親於是正向了女兒的面前再說道：

「父親回來了，你歡喜嗎？以後不再去了哩。」

女兒注視地看着父親的嘴，連嘴的內部也張望到。既而明白地答說：

「呃，你回——來了，以後不再——去，我很——歡——喜。」

父親急去抱擁女兒來，又為確實試驗計，問她種種的話：

「你母親叫甚麼名字？」

「安——東——尼亞。」

「妹妹呢？」

「亞代——利——德。」

「這學校叫甚麼？」

「聾——啞——學——校。」

「十的二倍是多少？」

「二——十。」

父親聽了突然轉笑爲哭，可是仍是歡喜的哭。

先生向他說：

「甚麼了？這是應該歡喜的事，有甚麼可哭的。你不怕把你女兒也引誘得哭嗎？」

園丁執住先生的手，吻了兩三次：

「多謝，多謝！千謝，萬謝！先生，請恕我！我除此已不知要怎麼說才好了。」

「且慢，你女兒不但會說話，還能寫，能算，歷史、地理也懂得一些，已入本科了。再過二年，知能必

充足。畢業後，可以從事於相當的職業，這裏的畢業生中，很有充當了商店夥員和普通人同樣地在那裏活動的呢。」

園丁更其奇怪了，頭腦茫然地如失了常度，這時看了女兒搔頭，其神情似更要求着說明。先生向了在旁的侍者說：

「去叫一個預科的學生來！」

侍者去了一會，領了一個才入學的八九歲的聾啞生出來。先生說：

「這孩子才學着初步的課程，我們是這樣教着的：我現在叫她發A字的音，你仔細看！」於是先生開了嘴發母音A字的狀態，示給那孩子看，因了記號，叫孩子也作同樣的口形。然後再用了記號叫她發音。那孩子發出音來，不是A，卻變了O。

「不是。」先生說了，拿起孩子的兩手，叫她把一手當在先生的喉部，一手當在胸際，反覆地再發A字的音。

孩子從手上瞭解了先生的喉與胸的運動，重新如前開口，遂完全發出了A字的音。

先生又接續地叫孩子用手當住自己的喉與胸，教授C字與D字的發音。再向了園丁：「怎樣你明白了罷？」

園丁雖已明白許多，可是卻似乎比未明白時更加驚異了。

「那末，是這樣地——把說話教着的嗎？」說了暫停，又注視着先生。「是把這許多孩子都一一費了長久的年月逐漸教着的嗎呀！你們真是聖人，真是天使！在這世界上，恐怕沒有可以報答你們的東西罷？！我應該怎樣說才好啊！請讓我把女兒暫留在這裏！五分鐘也好，把她暫時借給了我！」

於是園丁把女兒領到離開的坐位上，問她種種事情，女兒一一回答。父親用拳擊膝，眯着眼笑。又攜了女兒的手，熟視打量，把那女兒的話聲，聽得入魔，好像這聲音是從天上落下來了。過了一會，向着先生說：

「可以讓我見見校長，當面道謝嗎？」

「校長不在這裏。你應該道謝的人，此外卻有一個。這學校中，凡是幼的孩子，都是年長的學生當作母親，或是姊姊照顧着的。照顧你女兒的是一個年紀十七歲的麵包商人的女兒。她對於你女兒那才真是親愛呢。這二年來，每天早晨代為著衣梳髮，教她針線，真是好伴侶！——奇奇阿，你朋友的名字叫甚麼？」

「卡——德——利那·喬爾——達諾。」女兒微笑了說，又向着父親說：

「她是一個很——好的人啊。」

侍者因先生的指使入內，立刻領了一個神情快活、體格良好的啞女出來。一樣地穿着紅條子紋的衣服，束着鼠色的圍裙。她到了門口紅着臉立住，既而微笑了把頭俯下。身體雖已像大人，仍有許多像小孩的地方。

園丁的女兒起立走近前去，攜了她的手，同到父親面前，用了粗重的聲音說：

「卡——德——利那·喬爾——達諾。」

「呀！好一位端正的姑娘！」父親叫着想伸手去撫摸她，既而又把手縮回，反覆地說：

「呀！真是好姑娘！願上帝祝福，把幸福和慰安加在這姑娘身上！使姑娘和姑娘的家屬都常常得着幸福！真是好姑娘啊！奇奇阿！這裡有個正直的工人，貧家的父親，用了真心，這樣祈禱着呢。」

那大女孩仍是微笑着撫摸着那小女孩。園丁只管如看聖母像般地注視着她。

「你可以帶了你女兒同出外一天的。」先生說。

「那末我帶了她同回到孔特夫去，明天就送她來，請許我帶她同去。」園丁說。

女兒跑去著衣服了。園丁又反覆地說：

「三年不見，已能說話了呢。姑且帶她回孔特夫去罷。喲，還是帶了她在丘林街散散步，先給大家看看，同到親友們那里去罷。啊，今天好天氣啊！真難得！——喂！奇奇阿，來攜了我的手！」

女兒著了小外套，戴了帽子出來，執了父親的手！父親走出到了門口。

「諸位，多謝！真真多謝！改日再來道謝罷！」既而又轉了一念，立住了回過頭來，放脫了女兒的手，探着衣囊，用了狂人似的大聲說：

「且慢，我難道不是人嗎？這里有十塊錢呢，把這捐入學校罷。」說着，把金錢抓出放在桌上。先生感動地說：

「喲，錢請收了去，不受的。請收了去。因為我不是學校的主人。請將來當面交給校長。大概校長也決不肯接受的罷，這是以勞動換來的錢呢。已經心領了，同收受一樣，謝謝你。」

「不，一定請收了的。那末——」說還沒有完，先生已把錢強迫的還放在他的衣袋裏了。園丁沒有辦法，用手送接吻於先生和那大女孩，拉了女兒的手，急急地出門而去。

「喂，來啊！我的女兒，我的啞女，我的寶寶！」

女兒用了疏緩的聲音叫說：

「啊！好太——陽啊！」

# 第九卷 六月

## 格里勃爾第將軍

三 日

(明日是國慶日)

今天是國喪日，格里勃爾第將軍昨夜逝世了。你知道他的事跡嗎？他是把一千萬的意大利人從勃蓬政府的暴政下救出的人。他在七十五年前生於尼斯，父親是個船長，他八歲時，救過一個女子的生命；十三歲時，和朋友共乘小艇遇險，把朋友平安救起；二十七歲時，在馬塞救起一個將沈死的青年。四十一歲時，在海上救助過一隻險遭火災的船，他爲了他國人的自由，在亞美利加曾作十年的戰爭，爲爭隆巴爾地和杜論諦諾的自由，曾與奧大利軍交戰三次，一八四九年守羅馬以拒法國的攻擊，一八六〇年救耐普爾斯和派來漠，一八六七年再爲羅馬而戰，一八七〇年和德意志戰爭，防禦法軍。剛毅勇敢，是在四十回的戰爭中得過三十七回勝利的人。

平時以勞動自活，隱耕孤島，教員、海員、勞動者、商人、兵士、將軍、執政官，甚麼都做過。是個質樸偉大

而且善良的人；是個痛惡一切壓迫，愛護人民，保護弱者的人；是個以行善事為唯一志願，不慕榮利，不計生命，熱愛意大利的人。他振臂一呼，各處勇敢人士，就立刻在他面前聚集；紳士棄了他們的邸宅，海員棄了他們的船舶，青年棄了他們的學校，來到他那赫赫光榮之下作戰。他戰時常著紅衣，是個強健美貌而優雅的人。他在戰陣中，威如雷電，在平時柔如小孩，在患難中，刻苦如聖者。意大利幾千的戰士於垂死時，只要一望見這威風堂堂的將軍的面影，就都願為他而死。願為將軍犧牲自己生命的，不知有幾千人，萬人都曾為將軍祝福，或願為將軍祝福。

將軍死了，全世界都哀悼着將軍。你現在還未能知將軍，以後，當有機會讀將軍的傳記，或聽人說將軍的遺事罷。你逐漸成長，將軍的面影，在你前面也會跟着加大，你到大人的時候，將軍會巨人似地立在你面前罷。到你去了世，你的子孫以及子孫的子孫都去了世以後，這民族對於他那日星般彪炳着的面影，還當作人民的救濟者永遠景仰罷。意大利人的眉，將因呼他的名而揚，意大利人的膽，將因呼他的名而壯罷。

## 軍 隊

十一日

（因格里勃爾第將軍之喪，國慶日延遲一週。）

今天到配藥·卡斯德羅去看閱兵式。司令官率領兵隊，在作了二列走着的觀者間通過，喇叭和樂隊的樂曲，調和地合奏着。在軍隊進行中，父親把隊名和軍旗一一指示了教我。最初來的是礮兵工校的學生，人數約有三百，一律穿着黑服，勇敢地過去了。其次是步兵：有在哥伊托和桑馬底諾戰爭過的奧斯泰旅團，有在卡斯德爾費達度戰爭過的勃卡漠旅團，共有四聯隊。一隊一隊地前進，無數的紅帶連續地飄動，其狀恰像花朵。步兵之後，就是工兵。這是陸軍中的工人，帽上飾着黑色的馬尾，綴着紅色的絲邊。工兵後面接着又是數百個帽上有直而長的裝飾的兵士，這是作意大利干城的山岳兵，高大褐色而壯健，都戴着格拉勃利亞型的帽子，那鮮碧的帽沿，表示着故山的草色。山岳兵還沒有走盡，羣衆就波動起來。接着來的是射擊兵，就是那最先入羅馬的有名的十二大隊。帽上的裝飾，因風俯伏着，全體像黑波似地通過。他們所吹的喇叭聲，尖銳得如奏着戰勝的音調，可惜，不久那聲音就在碌碌的粗而低的噪聲中消去，原來野礮兵來了。他們乘在彈藥箱上，被六百匹駿馬牽了前進。兵士飾着黃帶，長長的大礮，閃着黃銅和鋼鐵的光。礮車車輪，碌碌地在地上滾着作響。這以後山礮兵肅然地接着，那壯大的兵士和所牽着的強力的騾馬，所向震動，是帶了驚恐與死去給敵人的。最後，是熱那亞騎兵聯隊，甲兜閃着日光，直持了槍，小旗飄拂，金銀晃耀，鳴着轡，嘶着馬，很快地去了。這是從桑泰·路雪以至維拉勿蘭卡十次像旋風樣在戰場上掃蕩過的聯隊。

「啊！多好看啊！」我叫說。父親警誡我：

「不要把軍隊作玩具看！這許多充滿力量與希望的青年，爲了祖國的緣故，一旦被召集，就預備在國旗之下飲彈而死的啊。你每次聽到像今天樣的『陸軍萬歲！意大利萬歲！』的喝彩，須想在這軍隊後面就是屍山血河的啊！如此，對於軍隊的敬意，自然會從你胸中流出，祖國的面影也更莊嚴地可以看見了罷！」

## 意 大 利

十四日

在國慶日，應該這樣祝祖國的萬歲的：

「意大利啊，我所愛的神聖的國土啊！我父母曾生在這裡，葬在這裡，我也願生在這裡，死在這裡，我的子孫也一定在這裡生長，在這裡死亡罷。華美的意大利啊！積有幾世紀的光榮，在數年中得過統一與自由的意大利啊！你會傳給神聖的智識之光給世界，爲了你的緣故，無數的勇士在沙場戰死，許多的勇士化作斷頭臺上的露而消逝。你是三百都市和三千萬子女的高貴的母親，我們做幼兒的，雖不能完全知道你，了解你，卻盡了心寶愛着你呢。我得被生在你的懷裏，作你的兒子，真足自己誇耀。我愛你那美麗的河和崇高的山，我愛你那神聖的古跡和不朽的歷史，我愛你那歷史的光榮和國土的

完美。我把你全國，和我所始見始聞的最繫戀的你的一部分，同樣地愛敬，我以純粹的情愛平等的感謝，愛着你的全部——勇敢的丘林，華麗的熱那亞，知識開明的勃洛格那，神祕的威尼斯，偉大的米蘭。我更以幼兒的平均的敬意，愛溫和的勿洛倫斯，威嚴的派來漠，宏大而美麗的耐普爾斯，以及可驚奇的永遠的羅馬。我的神聖的國土啊！我愛你！我立誓：凡是你的兒子，我必都如兄弟的愛他們：凡是你所生的偉人，不論是死的或是活的，我必都從真心讚仰；我將勉為勤勉正直的市民，不斷地研磨智德，以期無愧於做你的兒子，竭了我這小小的力，防止一切不幸、無知、不正、罪惡來污你的面目。我誓以我的知識，我的腕力，我的靈魂，謹忠事你；一到了應把血和生命貢獻於你的時候，我就仰天呼着你的聖名，向着你的旗子送最後的接吻，把我的血向你灑濺，用我的生命做你的犧牲罷。」

## 九十度的炎暑

十六日

國慶日以後，五日中溫度增高五度。時節已到了夏季的正中，大家都漸疲倦起來。春天那樣美麗的薔薇臉色，如數失去，項頸腳腿都消瘦下去，頭昂不起，眼也昏眩了。可憐的耐利因受不住炎暑，那蠟樣的臉色，愈呈蒼白，不時在筆記簿上伏着睡去，但是卡隆常常留心照拂，耐利睡去的時候，把書翻開了豎在他前面，替他遮住了先生的眼睛。克洛西的紅髮頭，靠在椅背上，恰像一個割下的人頭放在那

里的。諾琵琶唧咕着人多空氣不好。啊，上課真苦啊！從窗口望見清涼的樹蔭，就想飛跳出去，不願再被拘束在坐位裏了。從學校回去，母親總接候着我，留心我的面色的。我一看見母親，精神就重新振作起來了。我用功的時候，母親常問：

「不難過嗎？」早晨六點叫我醒來的時候，也常說：

「啊，要好好地啊！再過幾天就要休假，可以到鄉間去了。」

母親又時時講在這炎暑中作着工的小孩們的情形給我聽。說有的小孩在田野或如燒的砂上勞動，有的在玻璃工場中終日逼着火燄。他們早晨比我早起牀，而且是沒有休假的。所以我們也非奮發不可。說到奮發，仍要推代洛西第一，他絕不叫熱或想睡，無論什麼時候都活潑快樂。他和冬天一樣地垂着那長長的金髮，用功毫不覺苦。只要坐在他近旁，聽到他的聲音，也能令人振作起來。

此外，拚命用着功的有兩人。一是固執的斯帶地，他怕自己睡去，敲擊着自己的頭，熱得真是昏倦的時候，再把牙齒咬緊，眼睛張開，那神氣似乎要把先生也吞下去了。還有一個，是商人的卡洛斐。他也一心地用紅紙做着紙扇，把火柴盒上的花紙黏在扇上，賣一個銅幣一把。

但是，最令人佩服的要算可萊諦。據說，他早晨五點起牀，幫助父親運柴。到了學校裏，每到十一點，不覺支持不住，把頭垂下胸前去了。他警醒轉來，常自己敲着頸背，或稟告了先生，出去洗面，或預託坐

在旁邊的人推醒他。可是今天終於忍耐不牢，呼呼地睡去了。先生大了聲叫「可萊諦」也不聽見。於是先生忿怒起來，「可萊諦，可萊諦！」反覆地怒叫。住在可萊諦貼鄰的一個賣炭者的兒子，立起來說：「可萊諦今天早晨五點鐘起運柴到了七點鐘才停。」於是先生讓可萊諦睡着，接續上了半點鐘的課，才走到可萊諦的位置旁，輕輕地從臉上吹醒了他。可萊諦睜開眼來，見先生立在前面，驚恐得要退縮。先生兩手托住了他的頭，在他頭髮上接吻着說：「我不責你。因為你的睡去，不是由於怠惰，乃是由於疲勞了的緣故。」

## 我的父親

十七日

如果是你的朋友可萊諦或卡隆，像你今天回答父親的話，決不至出口罷。安利柯！為甚麼這樣啊！快向我立誓以後不再有那樣的事。因了父親責備你，口中露出失禮的答辨來的時候，應該想到將來有一天，父親叫你到臥榻旁去，和你說「安利柯永訣了！」的光景。啊！安利柯！你到了不能再見父親，走進父親的房間，看到父親遺下的書籍，回想到在生前對不起父親的事，大概會自己後悔，自說「為甚麼我那時這樣」的罷。到了那時，你才會知道父親的愛你，知道父親責叱你時自己曾在心裏哭泣，知道父親的加苦痛於你，完全是為愛你罷。那時候，你會含了悔恨之淚，在你父親的書桌

上——爲了兒女不顧生命地在這上面勞作過的書桌上接吻罷現在，你不會知道，父親除了慈愛以外，把一切的東西對你遮掩過了。你不知道罷，父親因爲操勞過度，自恐不能久在人世呢。在這種時候，總是提起你，對你放心不下。又在這種時候，他常攜了燈走進你的寢室，偷看你的睡態，回來再努力地把工作繼續。世間憂患儘多，父親見你在側，也就把憂患忘了。這就是想在你的愛情中，求得慰安，恢復元氣。所以，如果你待父親冷淡，父親失去了你的愛情，將怎樣悲哀啊。安利柯！切不可再忘恩之罪把自己玷污了啊！你就算是個聖者樣的人，也不足報答父親的辛苦，並且，人生很不可靠，什麼時候有什麼事情發生，是料不到的。父親或許在你還幼小的時候就不幸死了——在三年以後，二年以後或許就在明天，都說不定。

啊！安利柯！如果父親死了，母親著了喪服了，家中將非常寂寞，空虛得如空屋一樣能快到父親那里去！父親在房間裏工作着呢。靜靜地進去，把頭俯在父親膝上，求父親饒恕你，祝福你。

——母親——

## 鄉野遠足

十九日

父親這次又恕宥了我，並且還許可我踐可萊諦的父親的約，同作鄉野遠足。

我們早想吸那小山上的空氣。昨天下午二點鐘大家在約定的地方聚集。代洛西、卡隆、卡洛斐、潑來可西、可萊諦父子，連我總共是七個人。大家都預備了水果、臘腸、熟雞蛋等類，又帶着皮袋和錫製的杯子。卡隆在葫蘆裏裝了白葡萄酒，可萊諦在父親的水瓶裏裝了紅葡萄酒，潑來可西著了鐵匠的工服，拿着四斤重的麵包。

坐街車到了格浪·美德萊·喬，以後就走上山路，山上滿了綠色的涼蔭，很是爽快。我們或是在草上轉滾，或是在小溪中洗面，或是跳過林籬。可萊諦的父親把上衣搭在肩上，銜着煙斗，遠遠地從後面跟着我們走。

潑來可西吹起口笛來，我從未聽到那孩子的口笛過。可萊諦也一壁走一壁吹着口笛。他拿着手指般長的小刀，作着水車、肉叉、水銃等種種的東西。強把別的孩子行李背在身上，遍身雖已流着汗，還能山羊似地走得很快。代洛西在路上時時立住了教給我草類和蟲類的名稱，不知他爲甚麼能知道這許多東西啊。卡隆默然地嚼着麵包，自從母親去世以後，他所喫的東西想已不像以前地有味了。可是待人的親切，卻仍舊那樣。當我們要跳過溝去的時候，因爲要作勢，先退了幾步，然後再跑上前去，他就第一個跳過去，伸手過來攙接別人。潑來可西因爲幼時會被牛觸突，所以見牛就生恐怖，卡隆在路上見有牛來，就走在潑來可西前面。我們上了小山，或跳走，或轉滾下來。潑來可西滾入荊棘中，把工

服扯破了，很難爲情地立着，卡洛斐是不論什麼時候都帶得有針線的，就來替他補好那破孔。潑來可西只是叫着「對不起，對不起，」一等縫好，就立刻開步跑了。

卡洛斐就在路上，也不肯徒然通過，或是採摘可以作生菜的草，或是把蝸牛拾起來看，見有尖角的石塊，就拾了藏入袋裏，以爲或許是含有金銀的。我們無論在樹蔭下，或是日光中，總是跑着，滾着，後來把衣服弄得縐縐地，喘息着到了山頂，在草上坐了喫那帶來的東西。

前面可望見廣漠的原野和戴着雪的亞爾普斯山。我們肚已餓得不堪，麵包一到嘴裏，好像就溶去了似的。可萊諦的父親用葫蘆葉盛了臘腸分給我們，大家一壁喫着，一壁談先生們的事，和朋友的事以及試驗的事。潑來可西怕難爲情，甚麼都不喫，卡隆把好的揀了塞入他的嘴裏，可萊諦盤脚坐在他父親的身旁，兩人並在一處，如其說他們是父子，不如說是兄弟，狀貌很相像，都是赤紅了臉，露着白齒在那里微笑。父親傾了皮袋暢飲，把我們所喝剩的也拿去甘露似地喝了。說：

「酒在讀書的孩子是有害的，在柴店夥計，卻是必要。」說着，捏住了兒子的鼻頭，向我們搖扭着。

「哥兒們，請你們愛待這傢伙啊。這也是正直男子的身分哩！這樣自贊，原是可笑，哈哈，哈哈！」

除了卡隆，一齊都笑了。可萊諦的父親又喝了一杯：

「慚愧啊，哪，現在雖是這樣，大家都是要好的朋友，再過幾年，安利柯與代洛西，成了判事或是博

士，其餘的四個，都到甚麼商店或是工場裏去，這樣，彼此就分開了！」

「那里的話！」代洛西搶先回答。「在我，卡隆永遠是卡隆，潑來可西永遠是潑來可西，其餘的也都一樣。我即使做了俄國的皇帝，也決不變，你們所居的地方，我總是仍要來的。」

可萊諦的父親擎着皮袋：

「難得能這樣說；再好沒有了。請把你們的杯子舉起來和這觸碰一下。學校萬歲！學友萬歲！因為在學校裏，不論富人窮人，都如一家的。」

我們皆舉杯觸碰了皮袋而喝。可萊諦的父親起立了把皮袋中的酒傾底喝乾：

「四十九聯隊第四大隊萬——歲！喂！你們如果入了軍隊也要像我們樣地出力幹啊！少年們！」時光不早，我們且跑且歌，攜手下來。傍晚到了濮河，見有許多螢蟲飛着。回到配寨·特羅·斯帶

丟土，互約星期日再在這里相會，共往參觀夜學校的賞品授與式而別。

今天天氣真好！如果我不逢到那可憐的女先生，我回家時將怎樣地快樂啊。回家時已昏暗，才上樓梯，就逢到女先生，她見了我，就攜了兩手，附耳和我說：

「安利柯！再會！不要忘記我！」我覺得先生說時在那里哭，上去就告訴母親：

「我方才逢見女先生，她病得很不好呢。」



学校万岁! 学友万岁!

母親已紅着眼了，既而注視着我悲哀地說：

「先生是，可憐——很不好呢。」

## 勞動者的賞品授與式

二十五日

依約，我們大家到公立劇場去看勞動者的賞品授與式，劇場的裝飾，和三月十四日那天一樣。場中差不多充滿了勞動者的家屬，音樂學校的男女生徒坐在池座裏，他們齊唱克里米亞戰爭的歌，那真是唱得很好，唱畢，大家都起立拍手。隨後，各受賞者走到市長和知事面前，領受書籍、貯金摺、文憑或是賞牌。「小石匠」傍着母親坐在池座角邊，在那一方，坐着校長先生，我三年級時先生的紅髮頭，露出在校長先生後面。

最初出場的是圖畫科的夜學生，裏面有鐵匠、雕刻師、石版師、木匠以及石匠。其次是商業學校的學生，再其次是音樂學校的學生，其中有大批的姑娘和勞動者，都穿着華美的衣裳，因被大家喝彩，都笑着。最後來的是夜間小學校的學生，那光景真是好看，年齡不同，職業不同，衣服也各式各樣——有白髮的老人，也有工場的徒弟，也有蓄長頭髮的職工。年紀輕的毫不在意的做着，老的卻似乎有些難為情的樣子。羣衆雖拍手歡迎他們，可是卻沒有一個人笑的，誰都現着真誠熱心的神情。

受賞者的妻或子女，多有坐在池座裏觀看的。幼兒之中，有的一見到自己的父親登上舞臺，就盡力大聲叫喚，笑着招手。農夫過去了，擔夫也過去了，我父親所認識的擦靴匠也登場到知事前來領文憑。其次來了一個巨人樣的大人，覺得是在甚麼時候曾經見過的，原來就是那受過二等賞的「小石匠」的父親。記得：我爲望「小石匠」的病，上那屋頂閣去的時候，他就在病牀旁立着的。我回頭去看坐在池座的「小石匠」，見「小石匠」正雙目炯炯地注視着父親，且用了裝免臉來藏瞞他的歡喜呢。忽然間，彩聲四起，急去向舞臺看時，見那小小的烟突掃除人，只洗淨了面部，仍著了漆黑的工服出場。市長去攔住他的手，和他說話。烟突掃除人以後，又有一個清道夫來領賞品。這許多勞動者，一面做了一家的主人，辛苦工作，再於工作以外用功求學，至於得到賞品，真是難能可貴。我一想到此，有一種說不出的感動。他們勞動了一日以後，再分出必要的睡眠時間，使用那不會用慣的頭腦，用那粗笨的手指執筆這是怎樣辛苦的事啊。

接着又來了一個工場的徒弟。他一定是借穿了他父親的上衣了，只要看他上臺受賞品時，捲起着長長的袖口，就可知道。大家都笑了起來，可是笑聲終於立刻被彩聲埋沒了。其次，來了一個禿頭白鬚的老人。還有許多的礮兵，這裡有曾經在我校的夜學部的，此外還有關稅的門房和警察，我校的門房也在其內。